

尚

書

後

案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

釋文曰彤音融。案曰說文卷八下舟部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并林切而無从因爲祭名之字玉篇

中卷十八舟部彤字注云余引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故船行之義高从舟丑林切而祭名則見向
神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年注當从因讀若融二字判爲不同文字當主說文無彤字則各符彤字皆後人改不
可借用疑當作融若玉篇寬合兩字爲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釋甚恐是釋漢長改非微野王元本矣鄭康成
絲女詩箋作融不作彤今本注疏亦爲俗人改作彤韻陳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鄭則與說文合也魯文選張手子
思玄賦展波洩以彤彤衡自注仰說字善注引左傳其象也融融西云融與彤古字通又後漢書六十上馮融傳融
對曰洪造鍊釋卷二散阮君神祠傳除郡吏名
有彤彤字則彤乃漢俗字非劉晉人造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

孫炎曰祭之明日繹繹復祭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

事于太廟壬午猶繹毅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

祭也釋天又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非

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

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禘祫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彤祭不知此彤

何祭之彤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已訓王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季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雖書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已既訓武丁以雉雉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序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爲皆宗廟鄭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彤也其首章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釋祭之禮郊特性注云初當廟門之外鹵室釋又于其堂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

以爲釋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日大夫謂之賓尸卽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爲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之言知爲宗廟之彤也

越有雉雉釋文曰雉工豆反

傳曰雉鳴于彤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

案曰傳云雉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鳴雉鳴又云雉鳴求

其牡毛傳曰鳴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鳴以朝雉是則混襟其雄雌矣然則雉乃雄雉鳴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釋文曰已音紀。案曰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又後漢書律歷志皆引此文格若作假

鄭曰祖已謂其黨尚書疏。王天與尚書集傳十六卷王曰祖已言于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集傳十六卷傳曰言至道

之王遺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曰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

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說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美每爲傳歷此句無傳故仍申鄭

義也傳以格王爲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又部云段借也闕古雅切又卷八上人部云假非真也从人段聲古疋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頌切又卷六上木部云格木長見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段字廢而不用段借之段非真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格王鹵伯戡黎格人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禋成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多方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僞孔皆訓至君奭矧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爲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誓格爾衆庶盤庚上格汝衆無訓亦當爲來來與至義亦通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此格皆當作假今本疑皆僞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假無言鄭云至如此之類則尚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既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毛云至禮記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未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

格同訓爲陞則亦可同訓爲至方言云假格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格郭璞注云格古格字是也况辭尚功鐘鼎款識卷九趙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錫卷十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卷十四載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邠敦云王格于宜榭牧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敦敦云王格于成周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爲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以爲正倉頡篇以格爲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爲如凍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爲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見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尚書格字卽從僞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爲甚謬也孔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譴告之欲其改更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已旣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案曰傳以監爲視典爲常於釋詁文

降率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釋文曰中竹仲反又知字

鄭曰率命者恣愚之人尤悞焉故引以諫王也

傳曰

言天之下率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疏曰鄭云云悞貪也五福壽為首六極短折為先是率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解悞為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美是也傳云民不修義

以致絕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為與中興之中同當為去聲

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天民中絕其命則為中道之中義與傳

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釋文曰台音德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恐王

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字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說文卷八上人

部付字注云与也从寸持物對人寸手也于六書為指事方遇切孔光既引

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天也民不順德天既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

天文義甚明偽孔改付為孚訓為信其意以正德為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釋文曰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隱反。案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明敬民改得美

應云晉姜曰余惟司厥先姑若晉邦宜和薄古國臣大臨政古國許尚功趨舉於王傳喻皇集古錢皆載此鼎銘有釋司為嗣是古文嗣字省作司此經司字即史記嗣字釋詁尤明同訓則此司字與允同義偽以司為注與下允嗣作

非也

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釋文。董鼎考案傳禰禰傳注三卷。陳樸書傳集疏三卷。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雉雉升

遠祖成湯廟鼎之異向音疏。王應麟玉海八十八卷鼎維門。傳曰允嗣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

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王

因異服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為繼是允為嗣也釋詁云即

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

案曰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附注云親廟也

一云古文禰也然則此字許慎所不取毛詩泉水云飲餞于禰釋文云韓詩

禰作昵昵字亦說文土部所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為地名鄭箋以為衛女

所嫁國適衛所經之道並不以為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餞于禰以證餞

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為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本作昵然則鄭于

毛詩亦必作泥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爲俗字今馬王注以昵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則馬王亦謂有此禰字蓋昵禰音相似故爲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禰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雖不可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尚書後案卷八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

釋文曰伯亦作栢音堪說文作伐云殺也以此戡訓栢音竹甚反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者。案曰案史記本紀又作伐徐廣曰叙一作凱又作者說文引書又作伐玉篇同或音同通用或

增源備例
本一字也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

戡黎入紂圻內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諸疏。又十六之三卷大雅旱麓疏。論語集注八卷。

王曰王者中分天下

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

之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

傳曰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

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

主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

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說黎國漢之上黨郡

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

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闢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西伯爲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郊字注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郊或从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又詩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爲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離國漢之離國卽三代之離州故國于岐爲雍州伯也伯之義鄭王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長唐虞置四人爲四岳夏殷周置二人爲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詳見此西伯鄭必以爲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卽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是康成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卽以爲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卽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是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

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每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爲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伐耆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閔天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王猶未甚強盛知其僅爲當

州之牧未爲二伯王肅注非是疏又申僞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

史記以囚羑里在殷紂之前此

鄭又云南兼梁荆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

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

州是兼梁荆者詩序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荆州矣梁在

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類東西二伯之伯

故辨之也說文十二卷下作伐注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伐黎

口含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伐則

戡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羆注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

初聲商書西伯戡羆蓋距紂都在千里內故鄭云入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

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

伯戡黎卽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蓋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爲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卽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邶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衛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黎陽爲漢魏郡屬縣宋屬衛州後改屬潞州有黎陽山卽世俗誤指爲大伾者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

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案曰格人史記作假人疑古格假可通用說已詳高宗彤曰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引此經仍作格人與偽孔本同若王符潜夫論卷六卜列篇引作假爾疑爾本作

余與人相似故致誤耳又徐廣曰元一作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攷

之皆無知吉者

案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

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毛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亦云

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

寸者二十枚輪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

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也論衡有云吉人

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餘多七十卜

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卽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釋文曰相絕亮反

傳曰相助也

案曰从裴所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迺率典

案曰史記虞字下有知字誤偽孔傳文似偽孔本亦有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

案曰

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

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案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食以下三句皆

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自絕為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

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有康食為解非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今王其如台

釋文曰擊者至本又作擊

傳曰擊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

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案曰罔弗欲喪者論衡執增篇尚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言欲王

亾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

也大命不擊史記作大命胡不至截偽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偽孔本亦有胡

字唐石經命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

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邶風日月毛傳擊爲至者說文十二下女部擊至也
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藝釋文亦云又作藝今作擊疑僞孔改但說文既
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讀若擊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擊而有別鄭箋云擊
之言至又釋詁擊臻也部璞云擊臻皆至然則擊與藝皆爲至作擊亦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邦釋文曰參七南反。案曰說文卷二下是部云返還也且引商書祖甲返以還今商書無此文疑所引卽此句伊彼誤作甲而返與反則字通也

馬曰參字累在上釋文傳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于上天天誅罰汝

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于殷國

必將滅亡

案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參在卷十三上糸部

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晶聲力追切疑馬實作繫釋文引之變从

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品部注云商星也从晶參聲所今切又參字注云

參或省其義似皆與纍無涉而馬云云者蓋參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易
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參字从晶从
。其上皆有纍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以爲纍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
瓠纍之毛傳云纍蔓也紂居高位而其惡纍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
書參字之上改从𠂇變三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𠂇部不
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𠂇在上不當言纍在上矣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
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參參音森商星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
同參音驂字從𠂇𠂇音累唐氏變三圓爲三方然尚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
謬也再攷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亦有參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尚書觀此則
知西伯戡黎中參字古文尚書本从。不從𠂇也乃玉篇卷下𠂇部第三百
五十六云𠂇力捶切累漸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
參千含切相參也分也卽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參此則直以从三銳形
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之舊也

尚書後案卷九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故微子大

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

比干為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尚書疏。董璠書集傳解錄卷三。陳標書傳集疏三卷。僖十五年左

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孫奭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人為王卿士尚書疏。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傳曰微

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疏曰鄭以微

箕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為卿士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

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

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

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為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

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

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時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

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此鄭所本鄭

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皇疏久已日本櫻伯修與神君孫俱遊下據彼稱為鄭元尙書

注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兩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

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

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

夫下大夫鄭注云書敘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

也彼疏云書敘是君夷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召公周公為三分陝以周公

聖下兼此師氏召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

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

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

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賈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改爲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無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援爲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卽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四輔上從省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卽復故也鄭以少師爲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寇佐大司寇小司空佐大司空此內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爲三孤孤卑于公直與六卿並列爲九故名孤卿也攷工記云九室九卿

朝焉彼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彼疏云昏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爲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爲九卿又云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彼注云分國之職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三公箕子爲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爲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又云孤卿比干爲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並稱太師既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按戴黎之黎在潞安府長治縣鄭以爲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

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馬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子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爲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爲紂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爲邦重文作域則或卽域字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爲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

釋文曰沈徐胤金反醜况共反

馬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

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

紂沈湎醜營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醜營也醜營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屢稱烈祖毛鄭皆以為湯他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為上世故下為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湎字義見酒誥當從之皇甫謐妄改為醕傳則云沈湎醕膏攷說文十四下酉部醕字注云醉營也从酉句聲香遇切營字注云醕也从酉炎省聲為命切而無醕字疏強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尤釋文曰為呼

傳曰草野竊盜又為姦宄于外內

卿士師師非度釋文曰度學字

馬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尚書疏作王注史記三十八卷末

案曰馬以度為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尚書疏曰史記三十八卷末為子世家集解

傳曰皆有辜罪無乘常得中者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為皆也又云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傳說非也

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釋文曰隄常與反淪音倫徐力九反者息反五音反又宜佳反

傳曰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

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與則此經方與當訓方為並溥說非也說文云方併

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不方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

義為併鄭又注鄉射禮云竝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竝皆為併則竝併同字

方訓併則亦得訓竝也淪喪史記作典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

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

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涯為喻作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冊稍似淪故

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宋敬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遂反案曰狂史記作往裴駰集解引鄭注亦作往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王西園學紀問傳曰我念殷

凶發疾生狂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為此訓也此篇原為微子欲去殷訪于箕子比干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出出亡本意以為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為出狂孔傳以為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耄遜于荒釋文曰吾字文其抄反

鄭曰耄昏亂也尚書疏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記三十八卷宋敬子世家集解傳曰在家耄亂故欲遜出于

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不堪耄亂故欲遜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

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耄昏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攷疑當作旄也知者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文卷四上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亾報切今此經鄭云昏亂則正當作眊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放部本蠟也古字通用故耳至呂刑耄荒釋文云亦作耄此乃耄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耄字注云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月旄則陸德明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耄作耄者誤作旄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爲耄旄可通耄則亦可通眊矣今微子呂刑及偽大禹謨耄期凡當作眊耄或通旄者皆改爲耄此則僞孔之謬也說文虞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書無耄字僞大禹謨許慎不見也微子自言吾若長困守在家則昏亂相尋故欲爲遜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我卿大夫之家乎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夷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閑情與宗社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

耶周易遯象傳云君子以遠小人李鼎祚集解載侯果說云羣小侵盛君子避之高尚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然此乃微子自言欲遜若指他人語反寬緩且耄字從來亦未有作賢人解者侯說亦非馬云云者說詳洪範

今爾無指告子顛隳釋文曰隳于細反玉篇于今反切韻祖積反

馬曰躋猶墜也恐顛隳于非義當如之何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言無意告我也

是微子求教誨也隳躋溝壑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隳隳

如之何其救之疏曰昭十三年傳小人老而無子知隳于溝壑矣故王肅云

隳隳溝壑也

案曰馬云云者史記作躋說文卷二下足部云躋登也商書曰告子顛躋觀

此注馬亦作躋與史記說文同也晉人作隳說文卷十四下自部無此字張

參五經文字卷中自部云隳子計反見商書此未足據毛詩鄘風慝隳于西

曹風南山朝隳商頌聖敬日躋毛傳皆訓升春官眠寢十焯九日隳先鄭亦

訓升以隳為墜疑猶以亂為治也微子欲去而恐顛隳于非義故欲箕子指

而教之王孔非是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禮記卷三卷。劉三。孫等書傳會選三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丁說文五卷上下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

箕鄭以為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檀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為姬姓之

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向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比于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

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而告之今荅者

獨父師箕子而比于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殉國故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嗚其考長舊有位人釋文曰嗚扶勿反考工口反長竹丈

反。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音以殷國以平與合薛君碑又以竺為篤古每篤竺三字合音通也

傳曰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不畏天災下不

畏賢人違長者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案曰傳以嘒為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即引此文以證是也詩小雅南

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大雅行葦亦云以黃耇耇毛傳云耇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

孫炎曰耇面凍黎色如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攘如羊反儀許宜反牲音全。案巨說文儀字注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案

詛楚文曰圭王義修悉則古儀字止作義

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大司馬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

曰祇釋文。史記宋敬于世家集解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

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攘竊同文則

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

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

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具知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

牛羊豕犧牲既為俎實則用者儉益之實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

魏以來律皆云改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盜而無罪政

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者也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牲物且以牲與尨對言則是牲為純毛而此以犧為純毛牲為體完具者蓋牲有純義彼文止言牲以牲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牲對言當分兩解牲字从全常為體完則犧為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雞趙岐曰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者論語賞之不竊皇侃曰竊猶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祇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欽召敵讎不怠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讎馬本作讎欽力檢反馬鄭力體反徐云讎力知反

鄭曰欽謂賦欽也釋文曰馬曰稠數也欽賦欽也釋文曰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

重賦傷民欽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欽即重賦也傳既云重賦又添出欽聚怨讎一解殊為

岐誤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曰瘠在蓋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案曰說文卷三下是部選數也从足貝聲周禮曰我興受其

遇薄通切以敗為
遇又誤作厨書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亾我二人無所

為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釋文曰刻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

釋文

傳曰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

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

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

擇嗣箕子贊焉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

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

若不出必同為紂所誅宗祀絕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亦

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申之云紂為

孩子之時微子暗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村以不出爲性惡不出衆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釋文曰靖馬本作清顧音故徐音據。案曰毛詩集韻既茂填人表作款數避類有政音禮記稱示君子事首而言鄭注云秀爲爲國聲

之深則知顧可
以上等與也

馬曰清潔也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

村俱歿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

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清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靖訓爲謀釋詁

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村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

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村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村

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村殺比干囚箕子太師

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村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

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
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尚書微子篇所云

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裴駟不

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

師似誤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

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

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疵強也李翰比干碑云貞觀十九年鄭師祖孔學其

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

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

與轅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轅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

其祭器造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愚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而縛自詣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

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

就既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
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忽然而遠引
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尚書後案卷九

尚書後案卷十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太誓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尚書大傳。尚書疏。詩十六卷大雅棫樸疏。又十九

之一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奕孟子音義卷下。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水經五卷河水鄭道元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月則是建卯之

月也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承文王季數不改元十一季觀兵孟津以卜

諸侯之心此正敘觀兵事四月者十一季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季者疑非說

已詳書序云太子發者鄭六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通

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白虎通說意與鄭

合但稱太子固為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未敢遽稱王及魚入舟火流屋諸

端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

公子畢從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歿乎又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鹵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祭于墓而後啓行明奉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備其制也鎬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真孔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間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掇取甚便也遂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鄭馬王本亾而此篇亦與俱亾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亾武成一篇永嘉亾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亾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秘府不列學官其亾猶有說此篇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今旣搜輯鄭馬王三家注遂采列

如左又疏謂此篇為偽而曰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亾者較多今亦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為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齋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請受符節有司也蒼兕主舟楫官名

伊書氏疏。班固白虎通卷上誠諱篇。史記周本紀。又襄陽集解。又齊本紀集解。索隱十卷。明疏。阿彌陀佛卷秋官。歐陽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海府記。王應麟玉海一百四十七卷兵制門。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餘三卿無事故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尚

書中候確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王趨拜曰望公七季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鹵伯出

徽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
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鄭注本
此毛詩大明傳云尚父可尚可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
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
戍部云戍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卩部云令發
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
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
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
波罷卽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爲官名當別有據
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獸也特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尚
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
于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

定號也。涖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

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詩周頌思文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論語疏二卷。鄭注六經與論二卷。史記周本紀

。襄陽集解。漢書五十六卷董仲舒傳。終軍傳。司馬相如傳。後漢書八十卷上杜篤傳李賢注。宋書二十七卷符瑞志。許慎說文十一卷上水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符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禮禮通文類聚前集十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十三卷。章宗說唐柳先生集註釋一卷。

案曰鄭云白魚天之瑞者詩疏及後漢光武紀注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度

孟津白魚入舟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云投右注右助也而論衡卷二十

二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與中候意同是天之瑞也云白

殷正色者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是也云今尚仁人在位者謂微子箕子比

于三仁也鄭知此時三仁尚在者周本紀既載此經下乃云是時諸侯皆曰

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乃

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魚瑞即變稱王者鄭以中候我應說

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而此經升舟稱太

子白魚入舟下即云王跪取故以為得魚後變稱王也釋丘云涖為厓說文

水部云涖水涯也从水矣聲牀史切引此經以證故云涖涯也云燔魚以祭

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此因受瑞而報祭即以所得魚為牲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也馬云魚兵象非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鵙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鵙當為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

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季矣穀蓋牟

麥也詩曰詒我來牟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鵙擊鳥也明武王能伐紂尚書大傳注。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周頌思文疏。鄭樵六經輿論二卷。史記周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漢書漢神舒傳。宋書符瑞志。廣神舒春秋

鄭卷十三阿類相勸篇。附元龜帝王部。則案篇。王功學綱目集覽七卷漢成帝紀。

案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為一日數至祭之第六日為五日也云王屋王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不宜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

行舍止張帷幕為宮若周禮掌次云師田則張幕是也馬云王所居屋當亦

謂所止舍處但未見舍止之義不如鄭確也云鵬當爲鴉而又云鴉鳥也者據書說禮說實是鳥非鴉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鳥三足董仲舒對策及繁露同類相動篇略同明鵬字是誤詩小弁毛傳鴛卑居卑居雅鳥也說文卷四上佳部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攷說文雖云短尾佳長尾鳥而通者甚多雕籀文卽作鵬鵬鴉二字皆左聲右形其右从鳥从佳皆可故鄭注鴉毛傳說文皆作雅而其左周篆作𠄎牙作𠄎因相似致誤故云鵬當爲鴉但鴉本从牙聲而牙古音吾則鴉亦音吾古字音近者同用則鳥音鳥呼之鳥與吾音本通自是一物故毛傳連稱爲雅鳥而說文亦以秦人所謂雅卽楚鳥鄭亦云鴉鳥也馬云擊鳥者其說無據亦不如鄭確也書說禮說者皆緯書也未詳其書名緯書而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者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鳥有孝名者說文云鳥孝鳥是也王充論衡卷十七指瑞篇亦云魚水精白者殷之色鳥孝鳥赤者周之應氣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說皆與鄭合又卷十六講瑞篇云火流爲鳥云

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鄭以流爲變是亦言赤非烏色由火變成
與充合也又卷三初稟篇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
文武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烏
命武王也充所引乃漢經師相傳舊說皆與鄭相發也云穀以紀后稷之德
者據詩思文疏本書緯旋機鈐及合符后文彼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
云紀之是也云天意須服紂五季者多方云天惟五季須夏之子孫夏服通
鄭彼注云天覲紂能改待服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七季
而崩武王踰季卽位爲八季至十三季誅紂是而五季爲須服也云武王卽
位此時三季者而三季也八季卽位至此十一季適而三季未滿五季見未
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也思文疏雖言太誓不解五至而于合符
后解之然于解畢火烏下將解銜穀而具言此是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
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云穀蓋牟麥者牟麥通以禮說言穀芒說文卷五
下來部云來來麩一麥二季从詩疏所引今作非象其芒刺之形牟麥正穀之多芒者
又言王命曰爲牟知此經穀卽詩來牟也來牟漢書三十六卷劉向傳引作

釐楚云釐楚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楚即來牟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
麥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思文疏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
五至為當異口言五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鳥銜來呼來牟後
又為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絲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用也茂哉
即下文勉哉蓋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
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
經茂哉茂哉恐恃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大祝疏。儀禮二卷士番禮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
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即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
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
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譟師乃相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傳。詩

十六之二卷大雅大賦疏。又廿之二卷詩同宮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禮六經與論二卷。說文十二卷
士手師。莊白虎通上卷禮樂篇。史記周本紀。漢書四十一卷禮樂志。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一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竟伐者爲欲須之五季也來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當爲太誓故并惟丙午六字亦以爲經文也還或作逮誤也鼓鼓譟者鼓從支旁支小擊也鼓亦擊也鼓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譟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譟譟耳說文拊搯也从手晉聲周書曰云云拊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切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據彼以爲擊刺而大傳作拊鄭注拊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譟呼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其君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篡豈能使紂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子理是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變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敘十一季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晚出爲本

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是後儒遂不信有此事且此篇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偽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疊堆垛已甚而當時實事盡遭割棄于是白魚火鳥世且指為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即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得斥武成為偽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

有政有居

尚書大傳。許慎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鴻雁箋。又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支部。史記周本紀。史綱祖學齋佔畢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為太誓中篇之詞十三季史記作十一季今據鄭說改正攷史記所述本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亾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為十三季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為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即繼以魚躍火流二段其下即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彙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即繼以居二季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

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卽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爲中篇敘伐紂事無疑况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改九季從他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改作十三季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裴駟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孜孜無怠句相連孜孜句據諸家皆引作經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季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爲一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紂成曰孜孜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毋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興師伐紂而諸侯勸勉武王之言說文孜孜汲汲也从支子聲周書云云子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雁箋引下二句而疏云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僞本云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改爲武王語則夸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

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
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為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受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

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辨官太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即下文正稽古云

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奉丕天之定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鄭禮六經與論二卷。漢書郊祀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十卷。下班固傳李賢注。又申屠剛傳注。舊唐書一百二卷。褚无量傳。文苑英華

七百六十一卷。褚无量皇后不台祭南郊議。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二十七卷。史編祖學齋帖三卷。謝師著義集九卷

案曰鄭云丕大律法並釋詁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開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逐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洪邁齊東野語一卷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為可信漢武帝紀元朔元年李詔議二千

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上云云與說苑文同蓋太誓漢初已盛

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公之格言繼諸侯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春官大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既相承引之則是武王聞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史記周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為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眾庶盤庚綏爰有眾牧誓乃誓子其誓相類凡誓詰篇首皆有之故定為經文武王乃必益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為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益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案曰谷承傳及叔傳引此經師古皆以為今文師古既以悔曠所獻為其古文遂同此為今文其實則鄭所傳登中古文亦與此篇與伏生合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

天地人也

史記周本紀裴駢集解。漢書禮樂志。又五行志。又谷永傳。又叔傳。荀悅漢紀孝廉傳。

案曰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即從父昆弟與已同祖者故以為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土地有桑間者亾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為淫聲變亂正聲者也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天子丈夫之稱

史記周本紀裴駢集解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為夫子鄭彼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則夫子似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子衆庶則下及賤者而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為丈夫之通稱故也

征誅大事不可屢試觀兵之後此爲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戒
之日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已志其文多與牧誓相同然史記既載
此二節于前又載牧誓于後明係兩篇之文非複出也且裴駟于此二節皆
引馬鄭注則其爲太誓經文無疑

尚書後案卷十一

東吳王鳴盛學

經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

釋文曰昧音昧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約鄭義

馬曰昧未旦也

釋文

傳曰是克紂

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疏曰春秋書動日月將年皆具其

有不具史闕耳尚書記言直指設言之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

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

以歷推而知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曰此殷之正月

周之二月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紂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

一日破禽其身高誘注云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克紂故

曰一日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
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為禽又卷十五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
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
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
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
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歎也果
以甲子至殷郊武成疏引帝王世紀所載全取此文淮南子卷十三汜論訓云殷之敗非待甲子之
日也高誘注武王誅紂以甲子剋之論衡卷二十五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
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鄭引詩肆伐大
商云云者大雅大明文與此昧爽合故鄭引之彼箋云伐殷合兵以清明書
牧誓曰云云疏曰引牧誓證清明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
也昧爽昧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朝旦為清明說文日部亦云昧爽旦
明也與鄭及傳合也馬云未旦者荀子卷四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
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

于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于旦謂未明以前也此與馬合但遺漏爽字不解于義未備也傳云四日當為五日說詳後辨武成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釋文曰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場字林音母。案曰此文鄭注詩大判及禮記樂記並引之故本作場說文卷十三下土部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

紂戰于場野从土毋聲莫六切許慎爾雅孔氏鄭與之合確然可信玉篇上土部第九場古文尚書作場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同此則皆據偽書非真古文至今本毛詩亦作牧而釋文云場音牧本又作牧疏云牧誓及書序皆作牧禮記及此作場古字耳則知此字在唐初已歸本元異古俗通行其後不知何時又一變俱改作牧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

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曰傳言牧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

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而鄭云郊

外曰野豈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

成云癸亥夜陳未畢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戒教之

案曰鄭云郊外曰野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今鄭乃

云云蓋鄭意以經毋字今文作牧若全引釋地之文恐與毋字相涉嫌毋亦

是地遠近之稱故略之也且毛詩駟傳云郊外曰野與鄭合釋地疏云以細

別言之則郊外牧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

別言之則郊外牧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

郊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總稱野也又杜子春注載師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鄭注君陳序略同朝歌紂都母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之外王至于商郊母野是既進百里之遠郊而至七十里之母野鄭云郊外曰野者謂近郊之外云將戰于郊者統謂近郊遠郊之間即母野也偽傳強以商郊牧野為一妄言三十里距國都何如此之近詩大明云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箋云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疏云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若距國都三十里安得此寬廣戰地疏力護偽傳又誤會鄭意而強駁之大謬當以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得之鄭注序牧野紂南郊地亦與說文合司馬彪續漢志亦云朝

歌南也

皇甫諫云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此本說文是也而疏云不知何出是不知辨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旌以麾曰迷矣西土之人

釋文曰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戊旌音毛

豈非也詩曰鸞旒鉞鉞斧之也無金傍摩字不成文理說文手部云麾旌所以指旗也从手靡聲此乘旌為指麾高从之迷遠釋本傳過郭璞引此經以證亦作謬詩知篇用遊樂方傳訓遠疏引釋帖亦作遠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

馬曰白旄旌牛尾釋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旌

同今此作迷恐非

示有事于教逃遠也遠矣鹵土之人勞苦之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卷二上犛部云犛犛牛尾也犛旄古字通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

案曰馬云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捐誓戰者疏曰孔以時已稱

王應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

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案曰傳以御訓治者思齋詩云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以

證是御為治也太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

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

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于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于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于夏同于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則此三卿與三公無涉說與伏異竊謂三公兼卿雖立制如此此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徧攝六卿以行則知此經三卿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無庸牽引三公注疏說是不必從伏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曰亞次釋言文旅客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案曰亞旅次卿故傳以爲大夫文十五季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預曰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爲証又成二季魯賜晉三帥

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亦曰亞旅大夫也正義白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傳云云疏云云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是其官大夫也其職則云掌以媯詔王鄭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于路寢門外司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零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疏云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美道故也此一節是承上以媯詔王而別言之其下又云聽治亦如之注云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疏云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此一節又承虎門一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事故也至其下文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且注云門外中門之外躡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此一節則別敘王在宮中守衛之事其下文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則別敘王在野外守衛之事綜計師氏一官職掌以指詔王又主以兵守衛此上所引六節其前四節俱指詔王而言後二節專指守衛之事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為主且下文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師氏亦在其中正所謂各以其兵者也作偽傳者當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為明析今不引守內列反引守門疎謬已甚疏雖知連引二節而詞不別白亦非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

尚書疏

王曰師長卒長

尚書疏

傳曰師帥卒帥

疏曰周禮二千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師帥旅帥也者二千五百人之帥為師師帥舉全數則云千夫長五

百人之帥為旅帥舉全數則云百夫長也王及傳疏解千夫與鄭同惟百夫則異但以百夫長為卽百人為卒之卒長則與二千五百人而稱千夫者絕不類鄭注是王及傳疏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釋文曰羌徐起反髳茂侯反
濮音卜。案曰盧史記作盧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羌在鹵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鹵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八國皆鹵南夷文王國在鹵故鹵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漢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鹵蜀叟者漢世鹵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鹵故云鹵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鹵北者在東蜀之鹵北也

案曰馬云云者釋經及字義也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八國既為王率則是與謀也庸者文十六年傳庸濮伐楚楚人出師百濮罷使盧戡梨侵

庸及庸方城楚師北裨儻魚人逐之楚師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仍

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

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戢梨廬大夫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裨儻

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石溪仍入庸道據此則庸地可推而知

晉上庸今爲湖北鄖陽府房縣其地在江之北漢之南而傳云庸濮在江漢

之南殊不分明詩云漢之南吳王庸老毛傳庸姓也此以因爲姓者蜀者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

通鹵南夷之不爲國用則蜀是鹵南夷大名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

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也羌者說文

羊部云鹵戎牧羊人也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鹵方

者傳云在鹵野使然與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中樞表傳蘇初安二百餘人漢卓傳呂布軍有與兵劉焉傳遣嬰兵五千劉璋傳送兵三白人張奐傳嬰夷數反武侯出師表實與奇羌備檢史漢南夷傳無與字蓋出於明者以後今傳云豈果武擊者後漢書鹵羌傳武王伐商羌擊率師會牧野則

命時有此稱乎始魏晉人假託耳

擊亦鹵戎也詩小雅角弓云如蠻如髦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鹵夷別名武

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云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

族反正義云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鹵夷別名知者武王伐紂八

國從之其中有擊又曰逃矣鹵土之人是鹵方也彼擊此髦音義同也括地志云岷州

等州以鹵為古羌國以南為古擊國今盧者桓十三季左傳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大敗之杜預曰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盧音同據此則文十六季傳

楚使盧侵庸者即盧也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

亾惡之夜為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眉州隆

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亾之名漢

者左傳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啓濮韋

昭注濮南蠻之國爾雅南至于濮鈇杜預左傳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

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

同音王印解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有百濮孔晃注南蠻別名又卜人以丹沙孔晃注卜人南蠻丹沙所惟微

出王應麟補注云卜人即濮人禹貢荆黃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廣古懷德也

者他無可攷但見立政云夷微盧烝彼既以微盧並稱與此經正同則知微

亦南蠻也

稱爾戈比爾千立爾矛予其誓釋文曰比徐扶志地志二反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子吳揚之間

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日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卽戟者長短雖異形制則同也方言又云楯自闕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闕謂之楯是干楯一也

案曰傳云稱舉也者說文犇部云再并舉也釋言偁舉也偁乃通用字當從說文作再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亦云古文尚書稱作𠄎今本作稱恐衛包改也傳又云戈戟疏引方言楚謂之子子俗刻誤作干遂不可讀今改正莊四季傳授師子是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子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曠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荆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僞用戟之刺與

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歿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樂斷肘而歿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傳以爲一物疏又曲附會之皆非是云千盾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季云朱千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千盾也以朱飾盾又釋言千扞也孫炎注千盾所以自扞蔽是也矛者酋矛也攷工記有酋矛夷矛知此是酋矛者攷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太長彼文不及之是兵車不建夷矛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詩十八之一
考大雅蕩疏

案曰鄭云云者此經望文自明無勞訓釋而鄭必爲此注者以言必有據如盤庚太誓酒誥多士無逸各有徵引而君爽又曰鄭云稱人之言立政咸戒王云讚羣臣之辭可見言貴有本自古已然鄭欲發此義故于此特著之也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釋文曰牝類引反檢
扶忍反索西各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亾姐已惑紂紂信用之疏曰檀弓離羣索居鄭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為盡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晉語云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亾殷股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以為亾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

案曰王際也
石欄作任

鄭曰肆祀祭名荅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亾也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
集傳二十卷。詩十九

之三卷周頌雅疏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昏亂肆陳荅當也言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案曰鄭云肆祀祭名者豳詩云相予肆祀鄭彼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為陳與此不同彼疏引此注而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紂所

棄故知祭名理亦通也釋詁云廸進也史記作不用不登進卽不用傳以爲道非也王父母弟謂同祖者解詳太誓傳非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究于商邑

釋文曰俾必爾反徐南輝反充音執

傳曰紂尊長逃亾罪人土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案曰傳以逋逃爲逃亾說文辵部云逋亾也史記索隱卷二十二張耳亾命

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爲亾也崇訓尊者漢書

卷八十五谷永傳對尚書問引此經崇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宗崇字亦通

也

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釋文曰愆去度反

鄭曰好整好服用兵之術詩大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

旅進一心

案曰鄭云云者成十六年左傳樂鉞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服

鄭用以說此經吳子云兵以治爲勝前却有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難交

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傳訓過者釋言魯過也說文心部云愆過也籀文作魯是也鄭注樂記引不過四伐五伐是亦以愆為過也

夫子勗哉釋文曰勗許六反

傳曰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案曰傳以勗訓勉釋詁文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同且引此經以證从力冒聲許玉切揚雄方言卷一云釗薄勉也秦晉曰釗或曰薄自關而東周鄭之間

曰勗釗齊魯曰勗茲是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清疏。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伐

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

案曰鄭云云者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

一伐收誓曰不過四伐五伐疏云武樂六奏每一奏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引牧誓者此武王戒誓士眾今武樂惟用四伐尚其少也據此文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此疏及曲禮疏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七伐雖史記及蔡邕石經皆有之疑衍文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案曰說文卷十上犬部桓字注云犬行也从犬互聲周書曰尚桓桓朝官切但若不稱桓則不得訓威武蓋古字借桓為桓也

鄭曰桓桓威武貌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桓桓威武貌者釋訓云桓桓威也周頌桓篇序云桓武志也是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釋文曰貔音毗熊彼皮反。案曰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犀徐廣曰羆與羆同文選西都賦注引羆向書說羆猛獸也向書無羆字據史記如羆之

文必歐陽尚書作如羆也然此乃今文家選書所載羆多古文亦稱取今文鄭則傳古文未必與史記同也

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四獸皆猛

健使士眾法之奮擊于牧野貔執夷虎屬也疏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毅郭

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案曰鄭注貔云云者曲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鄭注引此經如虎如貔以證

疏卽引此注以證韓奕詩云獻其貔皮疏引陸璣疏云貔似虎一名白狐此
經疏及詩疏又俱引釋獸及郭注云云又說文卷九下豸部云貔豹屬出貉
國从豸良聲房脂切卽引此經以證邢昺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後漢
光武紀李賢注又云貔虎屬是貔與虎豹皆一類偽傳與鄭合也其云執夷
者禮記釋文引作執夷反竊謂執夷實卽貔字之反切釋文添一反字甚確
但反切起後漢末孫炎孔安國富武帝時焉得有此乃此傳亦云執夷可見
偽傳出魏晉間而郭璞爾雅注陸璣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皆非也釋獸
又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慙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
曰羆羆韓奕詩赤豹黃羆疏引陸璣疏云羆有黃羆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
白而羆理不如熊白美然則貔是虎屬羆是熊屬以類相從配合成句也

弗迂克奔以役鹵土

釋文曰迂五嫁反馬作禦
王肅讀御爲禦

鄭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周府
元龜五卷帝王御對策篇

馬曰禦禁也役爲也

釋文。劉三吾等
常傳會通四卷

王曰御讀爲禦言不禦

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

以爲我鹵土疏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曰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鹵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

案曰鄭云禦強禦云云者鄭本迓作禦也釋詁云迓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跋者迓跋者邢昺疏云公羊成二季傳文引以證迓爲迎也宣二季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蓋以作非一人到茲異也當以迓爲正餘皆假借攷說文言部訝字注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迓字注云訝或从辵則訓迎之字以訝爲正御爲假借迓則重文今爾雅作迓固亦無害若公羊雖作迓而釋文云迓本又作訝知此字以訝爲正邢乃以迓爲正宋初人已不識說文如此至此經據今僞孔本訓迎作迓釋文五嫁反而疏則云王肅讀御爲禦然則唐初陸德明本作迓孔穎達本仍作御類師古匡謬正俗云攷誓弗御克奔孔注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徐德

音是師古不知古音反以爲非但在唐初多見舊本今其書知僞孔本作御

由此推之盤庚迓積乃命洛誥迓衡亦當作御蓋

訝迓皆从牙牙古音吾故通御後人強分御車之御迎御之御為二音不知

唐韻九麻三十五馬四十禡等音皆古所無也鵲巢御與居為韻是矣思齊以御于家

邦傳曰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曰御當為訝迎也士昏禮注同列子卷三周穆王駕鄭人有馮子野者過駭鹿御而擊之殺鹿順釋文曰御音訝迎也偽孔傳出魏晉間尚知

古音今本則開元所改也開成石經亦仍其誤然此特就迓本為御言之耳其實據釋文

史記并裴駟所引鄭注馬鄭皆作禦當从之不但作迓者非即作御亦王肅

有意欲與鄭異而妄改偽孔从之謬也鄭以禦訓強禦謂強暴者詩大雅蕩

云曾是彊禦毛傳云彊禦強梁禦善也又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

之人孟子禦人于國門之外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

人亦曰禦也又云克殺也者釋詁云殺克也公羊隱元李傳克之者何殺之

也是也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為鹵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

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于羈術

也鄭深得之偽孔解與鄭同但作御故云迎擊攻御止可訓迎不可云擊其

解役字尤紆曲馬王以禦為禁止用兵之際但有暴殺之事未聞有禁止之

法皆非也

易哉夫子爾所弗易其于爾躬有戮

鄭曰所言且也

史記周本紀案解

案曰鄭云所言且也者古音讀且與所字相似故訓所爲且也

尚書後案卷十一